

## 躲避球城市

不過是午後體育課的一場躲避球賽，小腿輪番劇烈地抽筋了兩回，極不尋常。也疼痛的，異常。

躺在地上時，老師用力的壓著腳底以扳直我劇痛發麻的小腿。那一刻，無望的想起一些事，想起那些幾近湮滅的畫格及片段。

或許是太久沒碰躲避球了。

也或許，本就不該再擲起這麼稚氣暴力的玩意兒，都已經這麼大了。

大概是小學時躲避球隊的隱形標記，使自己看上去有種銳不可當。但對我而言，球順著手飛出去時，場內的臉一張張朦朧不清，只剩如工廠標準化生產的形體，眼前所見的，不過像是夜市裡昏黃燈光下的套圈圈或是射氣球，一個個在我面前晃蕩。每當比賽結束後，開始得意的清點戰利品時，然而眼睛一眨，才驚覺每一個都是平日貼近的同學。

那時，有一種莫名的懊悔與落寞。

若是扭轉身分，置身球場內，成爲被圍狩被獵擊的目標，卻又是最孤獨無援的時刻。場內這群和自己一起亡命天涯的人，看似同屬於一個陣營，共同抵禦著時不時飛來的攻擊物，卻分明又是獨立奮鬥的個體，各自爲自我的存亡，拚了命似的。

恍若回到原始游獵採集的時代。那種藍田人北京人或是山頂洞人爲了生存的拼搏，多麼赤裸的拼搏。

拼搏，競爭，生存。就這樣綿延了好幾千年，一再上演。

優勝劣敗，適者生存，達爾文早說過了。以後，似乎還延伸出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，構築在人與人的縫隙之間。一群人，一個族類，爲了展露進化的傲人姿態，於是不顧一切的，以自視先進聰明的手段存活，不在球場內，在場外。

如此說來。卻有一種錯覺，似乎更像吸納快速排洩快速生存遊戲法則更迭快速的現今都會。像台北。

那麼，可不是野蠻與文明的交疊嗎，真有些模糊難辨了。

真正潛入台北，對我來說，不過才三年多前的事。以極爲戒慎參拌點張皇的姿態，就好像每一場剛開始的球賽，我總是極力地和陌生的場域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。

一些時日後，往往只是盡力地維持著無可奈何的平衡。

而且，難免有脫軌的可能。

有那麼一次，我慌忙踏出捷運車廂時，後背包不幸被車門夾住，車門隨即關上後，我拉著後背包整個人懸掛在車外。我頑強地和車門拉鋸著，拚鬥著，一次又一次，卻總是徒勞。那時車內的人，只是漠然的注視著，也顯得無力。他們僅

和我隔著一扇玻璃窗，卻牽繫著迥然不同的命運。

下一秒列車離站，我就會隨著列車拋離出去。

又是一次猛力的拉扯，再使勁的向後一跳，那一刻，車門嘩嘩嘩的彈開了。仍緊握著背包的肩背帶，我跌坐在地，滿臉盡是汗與淚。

比剛躲過胯下變化球慘得多。

躲避球場內的即景，彷彿一句句包裹著冷僻典故或隱晦修辭的句子。每當坐困在球場中，團團轉時，猛的一回頭，一轉身，瞥見最艱澀最拗口的地方，便倏地衝著我來。在那個最急迫的時刻，思索來不及，游移來不及，側身一躍，一種本能般地，就無預警的解開了那個結。

恍然大悟。在一記低飛十五度滾地球之後。

擁擠的密閉球場內，霎時濃稠不再，卻顯得結構散亂而有些不真實。

也許，城市密度不完全等於單位面積上的人口量或建築數目，我暗忖。

台北的人口密度及建築空間，擁塞甚而滿溢。初見這個過飽和的城市時，感覺麻痺如此，疾走片刻後，卻又不完全是。即使在某些街道和人群或擦肩或比肩而過，但所見全是陌生的臉孔，不時配上呆滯茫然的眼神，看上去像身在不同的時空次元。即便在捷運車廂中與身邊的人和著香水味或汗臭味緊緊的貼在一塊，卻在強烈冷氣無限量的供應下，顯得距離異常地遙遠。還有那些城市罅痕中交疊錯落的建築，標榜著現代化全球化，卻依舊是乾燥枯萎的地景，或者，說是裹著玻璃帷幕的廢墟。

有些時候，真覺得那是另一種更刻骨的寒涼與無以復加的疏離。

看上去像極了一個又一個的氣球和套圈圈的標的物。

卻忽在某些時刻，某種情緒的薰香下，輕輕的罩了層若鬼魅般擺盪的光影。一切那麼的飄忽，而後，是莫名的紛亂喧嘩。

嘩。場邊喊比賽暫停。妳似乎迷路了。球場外，老師搖搖我說。

好一個迷宮城市，城市迷宮。如果跟不上極快版的城市節奏時，就彷彿童话故事中的紅鞋女孩踏著慌亂的步伐，起舞。尖峰時刻的台北街頭，沸騰程度恰若剩下零星倖存者的躲避球內場。所有的汽機車在每個轉彎每個十字路口卯足了勁，綠燈一亮，脫了韁似的奔騰而出。每回非得逼迫自己榨出十足的勇氣和無畏的精神，艱困的踏出下一步。恍惚間成了眾矢之的。先是一輛摩托車咆哮而來，多虧那急煞車，及時在我面前粗暴的停下。又惶恐的僭越幾步，跨過第八條斑馬線時，剛穩住陣勢，突然背後又是陣刺耳的喇叭聲，那輛七人座休旅車從我身後疾速竄過。還有一輛馬力十足的小貨車緊跟在後。

正東方急走五步，停，進入警戒區，小心。拐個彎，此路不通，停，閃躲一個障礙物，向前一步，後退兩步，停。停。

身陷迷宮陣狀態。

有時候，索性躲開嘈雜失序的地面道路，到冷氣強力放送地下街避難。起

初，仍有雅興邊走邊看看身旁的各式商店，沒多久後卻逐漸縈繞著的焦慮，我蒼茫的找著出口，找著和頭頂上世界的連結。但每一個出口似乎都標示著一個不熟悉的地景，使我只得忐忑的滯留，在另一個冷藏攝氏十六度的迷宮。

成了一個羊水中晃蕩的胚胎。彷彿和城市這個母體連繫的臍帶硬是被截斷。養分沒了，補給沒了，有時就連排除廢物也難。

於是，我忐忑地疾走，找一個遁逃的孔動。

這個出口嗎，不是。

是啊，不是嗎，指示方向就是往東六號出口。不是，不是，錯過了。抬頭。牆上又是一張指示地圖。那，現在該怎麼辦呢。

現在該怎麼辦呢。場上就只剩我一個人孤軍奮戰了。

搓揉著抽筋的小腿，仍舊石塊般的僵硬發疼，並不時微微的抽搐著。

塗抹上厚厚一層的擦勞滅，時而換換撒隆巴斯。小腿很涼很輕。但那股濃濃，濃濃的味道，真刺鼻。

放學後，我半跛著腳。吃力而略顯蹣跚地，走過台北街道。